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漢晉小品目錄卷之二

齊山齋記

雙壁

大士像

布袋

長年神像

繪定之畫

如字八



修衣

五鉢衣

小佛像

佛香

畫說

順行地

兩水諸

石鏡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八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八

蔣山佛會記

四則

傳衣

袈裟

五銖衣

三教

五則

小佛像

大士湧出

佛牙

布袋

遺琬

長耳和尚

願得地

捨宅之始

兩京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寺門風水

戒壇興廢

翔鶴

造塔

水墨羅漢

羣飛蘸油

百尺彌勒

馬房燈光

誌公塼塔

刮金

羅漢化米

麻衣書字

獅巖

龍湫

體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緣問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帳



住持

募緣問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帳

入棺趺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脇

金氏青蓮

胡御史僧異

癡和尚

拳棒僧

二則

達觀始末

三則

梟秃像

僧假王子

商丐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宋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  
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  
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  
至熒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  
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  
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却  
葷肉弗御者一月復興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  
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  
呈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  
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  
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  
香于爐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



香于爐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  
桃暨名葬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其上  
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  
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日法  
喜曲五奏日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  
攀駐之意初斲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  
軍卒五斷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  
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



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坐壇東向坐侍  
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  
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範師  
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凄風戒寒飛



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鑿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  
饗君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皇上自臨  
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  
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間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人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



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稜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凄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為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其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覲睟容香凝霧黑燈類星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



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覲眸容香凝霧黑燈類星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

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

還清淨觀其六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

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既廣氛

盃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



垂來齋

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  
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  
獻佛樂章旣成進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  
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  
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  
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御製廣  
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  
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戴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  
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  
之體制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  
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  
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  
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徃徃盛傳徒增愧



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徃徃盛傳徒增愧  
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  
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  
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  
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  
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旣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  
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



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  
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  
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  
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間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  
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羜  
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  
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

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  
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  
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  
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  
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  
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  
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



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  
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  
卽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  
衣寔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  
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  
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  
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母傳衣鉢。  
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  
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  
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  
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  
立之際，寔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  
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  
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  
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  
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  
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  
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袈裟

稅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  
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  
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罽毼蓋西域以毛爲之

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



香帔稱畦成袈裟內典作髦髦蓋西域以毛爲之

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

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

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一名無

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

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

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

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

也

五銖衣

加衣沙必出曲精



澠州小記 卷二十八  
稅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  
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  
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  
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  
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  
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  
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  
黍爲釁十釁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五銖  
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闢乎

朱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湛師以爲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爲



異何耶

釋道存而不偏也  
依秀才與潑和尚  
癡道士互相攻  
擊何必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攻儒為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

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為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

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

益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為時

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稱抑

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為勝而業為儒者耻以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稱抑

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竒爲勝而業爲儒者耻以  
竒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竒  
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爲竒故儒猶青天白日也  
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  
也離而廢之不成爲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  
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于時山之  
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

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

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

卽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管

東溟時陸五臺爲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離紫

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其牙猶以真者

布袋



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閩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 遺蛻

無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濕後燬于火僧拾遺燼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微訪異書入全張雲



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為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既寂漆遺琬日翕口微張以院為寺正殿居中龕琬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

聞之僧人云定光  
閩人既寂後其髮  
年長寸許其姊在  
過刺之其姊曰髮  
亦不長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  
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  
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卽付之舉  
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  
或云其子孫爲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  
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攫  
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  
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  
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 上請贈父  
泰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上於  
通州張家灣等權商賈舟車之稅極爲苛悉歲入  
銀八萬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



銀八萬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上亦親幸焉故  
爲之賜額及勅而經後隨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會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革其官與所賜璘玉使辮髮從小璫受翰  
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度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  
存

南京三大寺爲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并中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

成祖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

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爲酒肉塲矣塔燒琉璃

磚爲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刹不可步爲級

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

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

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  
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  
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  
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  
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  
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  
類非也南唐改爲昇元寺後燬于火外國朝歸魏



國爲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閣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  
在有司徃復甚苦既有緒興補墮廢約束僧寮秩  
然可觀亡何爲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爲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所爲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鼗爲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金時真宗尚爲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竝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

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竝耶凌雲石佛高三

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為之未

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

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

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

石佛高三十六丈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  
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  
鑑之言也

###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  
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入 憲宗時議修復按察  
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爲倡落  
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  
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即修復後復火孫織造  
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翔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卽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



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  
靈縵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  
詢玄度同造甄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  
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  
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  
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  
登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  
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  
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  
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  
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每歲天寧節郡寮祝聖于  
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  
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  
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  
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  
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  
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旣歸能仁呼知事僧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卽日償之於是



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旣歸能仁呼知事僧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卽日償之於是  
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  
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卽以疾告閉方丈門  
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  
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  
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竒古凡  
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憂寐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僊筆相傳昔有自矜其  
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令日供  
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  
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于地泉迸  
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  
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  
妙絕似釋家以爲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  
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國  
初有盜者利重貲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



初有盜者利重貫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  
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  
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  
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  
燼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  
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  
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卽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卽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

有是理卽是理卽

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傅瘡半



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火止，只五六次。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傳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  
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  
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  
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  
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  
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  
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  
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  
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



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  
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千  
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  
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  
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  
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  
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殿  
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二高  
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爲網護于其前明永樂九



溪幢小品 卷二十一  
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  
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爲  
石龕罩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  
月溪所構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  
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  
示三乘旣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爲宣德二  
年越二載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



年越二載。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上召之急。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何故。曰：畱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上遣還。遂示寂。畱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谿洞鏤錯。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爲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塶塔

臨邑縣東有塶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没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

每歲必有合



每讀必有合處  
起徒說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  
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  
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  
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  
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  
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  
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  
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二二三  
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禹陽建壽壙于峽石  
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燬之果有滿指揮之死  
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  
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  
一老媪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  
燔死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媪家獨免考  
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成祖爲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益其兆已豫定矣



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成祖爲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蓋其兆已豫定矣  
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  
斬其祀吁可畏矣。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  
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  
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  
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  
啣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



梵梵字者必

相信也

雲求子曰

亦手佛心換

低服然笑必

釋氏神奇佛

通之說存而

不謬也

重剎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既歸罄所有集

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留

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

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眾歡趨

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

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

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

者即佛即僧其法會將滿始知國法合於佛法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  
沒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  
龍雲南是巳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  
法廢龍復作崇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  
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旣貴  
自壬寅迄巳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  
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  
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李元陽  
佛法通  
心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  
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  
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  
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  
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  
二字爲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  
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  
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  
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

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



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



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  
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旣不肯畱以待旦吾  
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  
敬大喜過望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  
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旣  
不能畱欸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旣蒙訓教安得以此帽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  
用吾謀禍幾不測起此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常自理會



用吾謀禍幾不測。起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常自理會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



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  
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  
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  
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  
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  
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  
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  
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毀廢閔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



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毀廢闔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  
逮卽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  
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闔作詩曰不信先生  
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  
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  
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  
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  
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  
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閻  
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  
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  
閻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泗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  
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  
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爲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  
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  
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  
而陞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  
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  
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



不復倚之爲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贊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  
十歲不能言甚以爲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  
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爲卽可僧詣其子問  
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  
能言

水火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

尚旣說偈已卽沿麓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  
尚旣說偈已卽沿麓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  
至中流乃跣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  
越十三日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趺  
坐儼然如生群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  
與歸茶毘焉竒矣竒矣兼火水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  
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  
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此即僧高

海幢小傳 卷二十八 三十三

公既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跌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跌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為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卽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



世尚乃有此事

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腹，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溲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



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

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

氏與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

藥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

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

胡御史僧異

爲民御史胡濬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

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

嘉會十一年死  
吐青蓮必有  
怪術致之  
奇事也



字一赫蹠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  
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  
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  
可踪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咏入黃  
公礪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  
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駭之以爲神顧令以覲入與飲甚適掉臂曰吾  
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嘗與客遊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陞睥睨間胡



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嘗與客遊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陞睥睨間胡  
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  
矣

###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  
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  
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  
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嫚  
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



清軒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五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  
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棗與水者  
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造寺未幾沒聞題二  
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  
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聞倭儼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  
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



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  
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  
死于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  
對士夫尤箕踞嫚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嚙眼珠將  
闍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  
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劇牙眼中有珠口中  
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土人只容此和尚住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  
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  
之戒壇相別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  
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蕭蕭帶風聲次早入  
寺門盤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  
能爲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  
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  
此栢竝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栢竒古蒼翠近年轉茂



此栢竝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栢竒古蒼翠近年轉茂  
當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賓矣其  
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  
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創甚歎曰駐不得矣卽  
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歆有笑  
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  
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竒之捨五百  
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鑑



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浸殺和尚矣  
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  
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  
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  
者既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  
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  
口說也

### 梟秃像

楊璉真伽等二髻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

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楊璉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  
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于園田汝成爲之  
記亦快亦快

###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  
至姑蘇遇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  
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  
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  
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事陰遏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  
跳還舟中會謀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  
其贗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  
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勤榮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  
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  
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并疏狂僧猖獗  
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真武  
堂久之防禁漸疎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  
國將軍勤煌竝無兄勤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



國將軍勤焯竝無兄勤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  
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  
縣搏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  
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一日有  
倣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  
而乞食余視其貌瘠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  
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髮蓬蓬



海幢小品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  
皆假裝掛于傍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衆欲  
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睜睜欲談人可畏

余聞說天下第一奇自稱川商與盜就善盡與盜親  
商賈  
龍雲因父溺愛幼  
其不至  
無幾矣  
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  
束手無辭而縲丞又因以爲匪可笑岐北一信由前  
縲轉入一都飛皇極甚至北于宋李全示飛士爐  
育美縲丞亦奪鄰太空中姪劉叔北妄思于婦人  
其世盡不許八當則知王大變不能備神錄雜坐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九

玉梁

白玉蟾

法冠僊師

石函

廬山老人

吳翁

泥人生鬚

蛻骨

判官精

水仙

獨孤吹笛

李金兒

白鶴仙

三大事

白衣道人

逢呂仙

三則



臥水

劉羅陶仙遊

三則

山子道氣

一字散

開瞽

仙桐道人

仙椿

仙骨

回首神仙

肉芝

工飯

全真教

醒神

符錄

引儒釋

三則

老君像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玉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笥山有驗因置觀旣構  
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旦霽乃天降白玉  
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  
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  
雲飛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瑯  
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  
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  
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  
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  
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  
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頽哲人萎矣兩楹  
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  
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

文公像贊

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



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

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  
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其  
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  
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聞徵赴闕。對御稱旨。館  
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衆作別。而  
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師

當陽縣極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叅化妙靖



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旣棄家。寓東張邨澗槐上。未幾寓西郊叢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鞞家。竈前。又未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幄。橫生澗脅。澗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偏。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媒之。俄而媒者

若穴土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擯其竈。隱於民家也。



不敢偏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媒之俄而媒者  
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檟其竈隱於民家也  
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碎穀術日惟  
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泝澗或代執爨皆  
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  
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  
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  
石函長三文其上鑿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



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牛半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籙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旣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諲也謂吾開真人石函于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爲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

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



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

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  
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  
二十萬二年而卒

###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黃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  
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  
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  
曰子有道氣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  
有才何患無位史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晉宋相南



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為副屯軍於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延正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為林泉交可乎



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  
翁乃爲大將卜居隱僊巖之旁，今日曰大將村，爲小  
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日曰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  
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刃劔之地曰劔  
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徽辭二將，餞之於  
鷺山之陽。文徽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  
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  
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  
十餘日乃止

###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  
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  
又有王子蹇之頭骨瘞之山竅華山西峯陳希夷  
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  
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視韓我  
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

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



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  
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  
六祖杭城丁僊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爲之無異  
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祕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  
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  
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卽下一口有人  
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  
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體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篋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入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韋應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



彥深子孟雲卿韋應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天地尚與事只  
身一興

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  
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  
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  
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有親戚爲南海  
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  
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  
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  
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  
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

三寶所以爲寶

之具  
五果



襄陽江山誠石方  
不一

出焉爲毒蛇所嚙遂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  
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  
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素慕謝康  
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  
且棲于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  
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  
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  
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旣入襄西  
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



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  
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  
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  
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既亾環劍汝將何  
用必須為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  
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  
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  
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  
淡後遊青瑣出為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

事上由孝子為道  
同

陽遊也終身



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  
僊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舟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  
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逸使暮開元中吹笛  
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醺  
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  
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  
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



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寫其景象

法有韻

獨孤生之言

獨孤生之言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  
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為獨孤  
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  
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  
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暄齊開水木  
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為  
釣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  
生以為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  
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

獨孤生之言  
卷之二  
九



獨孤生不言而  
笑

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  
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  
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  
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  
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  
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  
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  
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  
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麤通耳



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麤通耳  
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恡惜否李生日不  
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感踏不敢動至  
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  
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眾皆帖息乃散明日李  
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  
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

獨孤生遊此第  
中矣

留敗物不能  
曲亦造物是  
之意



誦經史僊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  
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  
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  
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  
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  
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  
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  
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  
既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



既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  
大患以隱語托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  
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  
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  
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  
是冊爲金姬日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  
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  
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  
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



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  
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  
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  
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  
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竒  
珠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  
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  
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  
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

一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以幸畱此孽



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

一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以幸畱此孽  
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擁出拒其戶蓋姆卽士誠姊  
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  
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  
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  
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 白鶴僊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  
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

士誠猶有後



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  
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  
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  
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爲意遇之加禮  
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  
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  
者輒恚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  
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鬪咸竊驚

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



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鬪咸竊驚

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  
時當奉大對爲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  
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  
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  
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  
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  
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旣革以易篋待櫬於沙門七  
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  
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



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  
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  
僊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  
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  
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  
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  
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  
辛未進士假守潮州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



三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  
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  
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  
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  
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卽成誦公心計  
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  
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  
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  
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



饒正已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  
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  
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  
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勅閣臣劉吉姦邪貶  
南京工部員外使道過南昌兩院繫三司諸公慕  
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  
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  
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已故址一如  
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訥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寥陽洞同學子  
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為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碎轟  
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比公卒  
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本縣令朱倜儻有俠氣  
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譽行取卽此一節其賢于前後相君多矣朱後



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  
與僊卽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  
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狼敗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  
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  
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  
酢致慇勤因構靖紫團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履時  
及庶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

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尙未及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

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  
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  
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  
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  
知公無分卽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蓋昌德  
也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  
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  
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  
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尚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



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聞之長老謂在朝文  
臣玉帶至六者卽生得失有爭今上卽位之元  
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  
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盂顏面如故一  
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  
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  
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斂



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歛  
歛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  
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  
化降生任重尚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  
皆異之屬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  
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  
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僊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



嚴而治純孝盛德好神僊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  
 母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  
 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  
 邦奇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  
 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  
 僊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  
 門者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  
 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  
 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乎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



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乎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  
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  
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款留  
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在曰我  
不歿汝則要歿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  
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  
邦靖相繼歿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  
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



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  
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  
昔時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覓之直  
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  
歿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爲  
異始知先生僊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  
實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  
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



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  
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  
爲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  
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  
兩川皆傳與齡實僊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  
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  
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



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  
關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  
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  
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  
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  
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  
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  
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年前苗盡槁久之忽霽  
雨無常粘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



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年前苗盡槁久之忽霖  
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  
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克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  
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  
波浪以致雲興雨霈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  
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  
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  
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  
在登封輯纂嵩書駟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  
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臯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臥路傍蓬跣縑縷寒顫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爇以爐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卧天明失所在矣凡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遇有風癩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

傳

開瞽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癯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屨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爲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効如捕風客



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兔角其若  
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  
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  
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  
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  
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  
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膚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汚  
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鞵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旣服  
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  
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覩物如薄霧中望見妻



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  
日左目剗然開右亦漸豁覩物如薄霧中望見妻  
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  
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  
有豚魚麩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  
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  
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  
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  
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  
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餽粥盲人微先生惠



復見天日于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  
客笑頷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  
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  
上游還更過若于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  
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然能篝燈作  
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僊爲  
主祀于室動止必祝頗著驗萬曆末年許尚在當  
訪其名實之

僊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



僊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  
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爲僧所伐止存朽根道  
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  
生索水喫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  
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梧樹活我去  
人不識人不識真可惜上天下地遊入極翻身跨  
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  
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  
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



覽多所題詠云

僊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色雲暉映遠近隱隱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鷄初號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  
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 僊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  
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僊殊  
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  
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  
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  
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  
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



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僊

英雄回首卽神僊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僊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英雄心平氣和生則為神僊死則為神僊

昇也



和生則為降湯  
死則為弱鬼科

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昇也

肉芝

孝豐南郊有宋姓者治圃為業忽一日鋤韭畦叢

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鋤口尚有血痕宋駭

異持歸以為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為

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僊

土飯

滋陽縣大饑眾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

掛瓠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



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餓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啜至飽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僊人點土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猶能誤人針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

僧觀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意有在恐不



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  
僧觀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意有在恐不  
足爲重輕也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  
錄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于  
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真之名  
立自王重陽至于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  
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  
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



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  
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  
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  
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  
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獨服食符籙  
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蓋馬  
端臨之說如此最爲精當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  
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  
若 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真僊應 大聖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若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真僊應大聖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醒神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  
徒訟言爲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  
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僊目之  
先生亦自詫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  
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慕而悅之一日來赴  
形貌旣聳機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爲師不  
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僊日



夕大嚼每一食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首趨  
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爲鍾離  
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卧病一友曰見此翁  
可立愈不聽深爲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  
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  
思當日景象若以爲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憤憤若  
不聞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于武夷  
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金帶速行或  
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

麗察典歸家卒



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  
麗察典歸家卒

符籙

其法盛于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  
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  
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  
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爲  
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  
世襲至我 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爲房中  
之術 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壓張真人之



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  
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  
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  
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于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  
爲德士 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  
通能資方世焉素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  
輩此亦業報使感邪心外教以問來

引儒釋

神僊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  
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于後乃儒釋未有引神僊



神僊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  
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于後乃儒釋未有引神僊  
者此其分量可見蓋後世神僊之說雖原本道家  
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  
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龐厚團作一  
塊于人爲三皇爲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于教  
爲孔子爲釋迦爲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  
迸散千奇萬態莫知庠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  
難收拾且爲所使矣

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

緯書

一曰元宮上仙

酉陽



雜俎 一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 一曰廣桑山真君

太平 廣記 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 一曰淨光童地經

子化身顏子為月明儒童俱清淨 一曰明時晨侍法行經

郎後為三天司直已見 後夏馥亦為明晨侍郎見仙鑑 一曰與卜

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 後樂子仲由在唐為韓

滉太平廣記 施存在漢為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

引壺公姓謝名 元未知孰是

釋迦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西陽 又為忍辱仙雜俎

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為釋迦見化

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為釋迦道經



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爲釋迦見化胡經

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爲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叅會衆說而備錄於

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

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

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

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

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

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

號錫則子文王時號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



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  
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  
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  
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  
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  
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  
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  
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右  
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



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

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

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

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玄妙篇云初生

時名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玄錄

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

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

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

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



道於老君廼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  
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  
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  
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  
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  
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  
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  
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  
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



混二事爲一詩宗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  
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爲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峰下  
有石礪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憇其中見有老  
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寘堂中  
夜發光彩因募築精舍爲龕貯之塑八僊像鶴鹿  
各二于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日有絲竹聲非人間  
所有起窺窻間見石像有笑容僊像隱若搖動鶴



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窻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  
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爲幸  
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口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  
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搏  
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  
終今其子孫尚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  
傳已久謂其年礪邊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  
鶴翅皆黃故以名峰

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馳與兩天目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點



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馳與兩天目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點  
巽峰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  
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  
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  
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歎曰此所  
謂鍛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  
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  
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庄因棄家棲  
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

清本句知先生  
宦政傷老其真誠  
素心子



仙山笑

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  
渡海鶴飛還。條然只閉關。幻軀元不着。去住總閒。  
閒。雖病不服藥。聽之而止。



異。攀。跋。昔。下。吸。久。對。也。了。也。余。登。其。顛。忽。一。鱗。乘。  
圓。整。委。對。豈。執。趁。以。上。云。或。專。對。視。睛。我。門。一。石。樓。



圓整秀對圖制幾五上五每裏對視睛我門一石























調